

# 回應 sexuality 的翻譯

潘綏銘

在學習了阮芳賦與甯應斌兩位先生的論述之後，我實在是很慚愧。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論功底與思考深度無法與兩位先生比肩，只能談自己的心路歷程。

在1980年代後期，我意識到sex與sexuality的區別之後，就開始使用「性存在」的譯法。如果說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的話，那麼應該是始於載於《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的《當前中國的性存在》一文。該雜誌被認為是大陸社會學的頂級刊物，因此也可以視為「性研究」在大陸社會學界破土而出的標識之一。

當時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性存在」的重點是希望突出「性這個東西在現實生活中的存在狀態」這一重點，希望區別於生物學意義上的「潛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我當時認為，生物學對於性現象的一切研究成果，其實只是性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必要條件」（我稱之為「生物基礎」）。可是，現實生活中所包含的種種社會因素，才是性最終得以存在與呈現的「充分條件」。我當時希望使用「性存在」這樣一個術語，來宣導對於「現實中存在著的性」的研究（其實也就是性社會學），而不是僅僅局限在生物學領域之中。

當時，我認為這種理解符合英文sexuality的含義。雖然黃盈盈博士曾經指出：「性存在」很容易與「存在主義」混淆起來；但是我當時認為，至少在大陸，哲學距離人們的生活實在是太遙遠了，因此在現實社會中使用這個譯法應該問題不大。其實，這正是走入了阮教授指出的失誤：如果僅僅用自己所屬的學科的視角來翻譯，就不可避免地會減損

sexuality這個整體意義上的概念。

我到2005年放棄「性存在」的譯法，並不意味著我原來的基本想法有什麼改變。我仍然認為，即使作為一個純粹的社會學家，在批評「生物因素決定論」（先天論、本質主義等等）的同時，也絕不應該走到「生物因素取消論」的另一個極端去。我們應該探索的是：至少這兩者之間（當然還有眾多其他因素）究竟是如何互為主體、相互建構的。我覺得，這才是建構主義思潮的真諦，也應該是sexuality這個新詞的意義方向<sup>1</sup>。因此，性社會學絕不是要消滅性生物學，也不是要打倒它，而是希望論證出：對於「性的現實存在狀態」（=sexuality）來說，社會因素所發揮的作用相對更大<sup>2</sup>。

（附帶說一句：美國的某華人教授已經受到資助開始了一個巨大的研究專案，目標就是要通過實證來搞清楚：基因與性行為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已經被某些美國社會學家認為是sexuality領域中唯一的理論問題，其他的都不過是時事評論。因此我覺得，我們大陸的性研究者再一次被甩出了學術列車。）

促使我放棄「性存在」譯法的，首先其實是實踐中的難題。

馬曉年教授早就指出：「性存在」無法組詞。如果把sexuality education翻譯為「性存在教育」，那麼在中文裡就無法斷句了，就很容易被理解為「性的存在教育」，那麼中國人就看不懂了。我當然深以為然，可是也存在僥倖心理，覺得我反正是在社會學領域中使用，關係不大。可是隨著sexuality概念在大陸的墨蹟式擴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究它的中文譯法（阮教授功居首位），迫使我不得不斷然主動放棄「性存在」。

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不能不多說一些。

<sup>1</sup> 這方面的細緻論述，可以參見我與黃盈盈發表在《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3期的《「主體建構」：性社會學研究視角的革命及本土發展空間》一文。

<sup>2</sup> 我在這方面的研究結果體現在《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6期的《性社會學基本命題的實證》一文中。

雖然我由於英文太臭而吸收西方成果很慢，但是「六四」以來20年的大陸生活現實，卻迫使我不得不去更深入地體驗（還談不到研究）中國的文化積澱，不得不從思考sexuality的譯法，逐步走向對於中國的sex的追究。

阮教授與其他論者已經指出：「性」這種譯法是中國人在20世紀初期從日本引進的。可是，何止如此？在中國倒推兩千年的主流歷史中，真的有sex這樣一個含義的概念存在過嗎？在現實的主流生活中，可曾存在過一個相對獨立的、可分辨可界定的「性方面的」行為體系或者實踐框架？

據我理解，中國古代從來都把sex放在某個更大的範疇中的某個虛擬點上來看待與處理的。最粗淺的描述就是：

首要目標：傳宗接代（唯生殖目的論）

性別角色規範：「女為男用」

性關係主宰：婚姻

性關係調節：以「恩愛」貶斥浪漫愛情

質的標準：反對「尋歡作樂」

量的極限：「勞色傷身」

傳播禁忌：「許做不許說」

社會控制手段：「防患於未然」、「各人自掃門前雪，專管他人床上事」

生命週期：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現<sup>3</sup>。

也就是說，只有sex囿於這樣一個虛擬點的時候（因為沒有任何聖賢闡述過上述框架），它才是存在的。尤其是，由於它在上述每一條社會規定中都是從屬的與被包含的，因此完全沒有必要明確其存在範圍，

<sup>3</sup> 《中國性革命縱論》，萬有出版社，臺灣高雄，初版：2006年1月。

更沒有必要單獨給它命名。因此，中國古代不是由於學術不發達而沒有創造出sex這個詞或者這樣的概念，而是根本就不需要它。

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的sex僅僅是融匯於社會生活之霧的一個細小水滴，離開了霧根本就無法單獨存在。其地位就連毛澤東說的「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都不如。誠然，在「房中術」中曾經存在過這樣的實踐理性的萌芽，但是在漢代之後，它也隨著的「房中術」失傳而煙消雲散了。君不見，直到今天，大陸的性醫學仍然不得不屈尊於「男科」的門下，醫學院仍然鮮有性醫學的課程，更遑論「性的生物學」了。sex何在？

因此，當20世紀中國人終於需要表達sex的時候，就不得不跟著日本老師使用一個風牛馬不相及的漢字：「性」；雖然這就是當時的偉大的性革命——性開始被界定與表述了。

那麼，我們現在又為什麼需要sexuality這個詞彙，非要把它翻譯成中文不可？僅僅是因為：

共產黨是第一個把sex加以社會結構化的中國社會力量，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千方百計地以其結構化的成果來掌控大陸的主流生活，就是所謂的「性文明」，隸屬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個總司令<sup>4</sup>。也就是說，性這個東西，只有在符合黨的「文明」的標準的時候，才被黨所承認，才是可以存在的。

結果，我們今天討論任何性方面的問題，都不得不去追索一下：黨究竟出於什麼樣的政治考慮，究竟繼承了什麼樣的慣習，究竟使用了什麼樣的概念體系，究竟具備了什麼樣的操作能力，才能夠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大事業中，把中國人在20世紀剛剛出現的sex建構成目前這樣？

無論我們如何評價之，毫無疑問的是：自從1949年以來，在大陸，性

---

<sup>4</sup> 我寫此文的時候，窗外正傳來政府「掃黃」的滾滾雷聲。

這個東西已經不是sex了，而是貨真價實的sexuality，是被黨所「形塑」出來的社會產物，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意義上的「生產」。至於它的生物學意義上的方面，黨其實根本不予考慮。

因此，如果不翻譯與使用sexuality這個新詞，別說研究，我們就連描述現狀都不可能做到。例如，大陸方興未艾的「一夜情」雖然在生物學與行為學的意義上與夫妻性生活並無兩樣，但是民間社會之所以要造出新詞來，就是要表明：此sex非彼sex。在如此語境之下，如果仍然沿用sex，那麼我們不僅會墮落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且很可能會自我誤導。

簡單一句話：就像20世紀初期沒有日本人翻譯的sex就沒有中國的「性」一樣，如果我們現在不引進sexuality，已經沒辦法說話了。

反之，一旦大陸公民們開始流傳sexuality這個新詞，就意味著他們已經開始覺悟到威權社會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規訓與改造，那麼大陸的性革命也就徹底完成了。

可是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的翻譯不能表達這樣的歷史過程，尤其是不能讓普通人體驗到其中的含義，那麼至少在大陸，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新詞將缺乏生命力。

正是在這樣的深層考慮下，我感謝阮教授堅持僅僅用一個性字來翻譯sexuality，因為這是普通人目前唯一能夠接受的表述形式。至於其內涵，我們只能寄希望於我們的不懈努力，就像大陸的「小姐」一詞的內涵已經從「大家閨秀」變成女性性工作者一樣。

需要討論的僅僅是應該在舊詞彙上加上「」，還是在新詞彙上？我覺得，在大陸的傳媒上，凡是加上「」的詞彙，往往具有「所謂的」這樣一層含義，暗含著不以為然的成分（據說這是毛澤東發明的）；因此sex應該是「性」，而表達sexuality的性則應該沒有引號。

甯應斌先生使用的「社會性」的譯法，有他自己的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與gender的漢譯「社會性別」來對照。但是我覺得，由於大陸研究社會性別的眾人極少與sexuality發生關係（很可能也根本不屑於如此），因此甯先生的這一難能可貴的苦心，至少在大陸恐怕很難被他人體會。

再者，在大陸的黨文化氛圍中，「社會性」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政治的、哲學的詞彙，是「社會屬性」的簡稱，不僅常用而且長用。它僅僅對應於「生物屬性」的簡稱，不會有大陸人把這兩個詞彙從中間拆開，理解為「社會的性」與「生物的性」。（這也是我們的煩惱——很多好詞都已經被佔用了。）

第三，組詞的可能性也不得不考慮。如果sexuality education翻譯為「社會性教育」，那麼幾乎所有大陸人都會理解為「社會所進行的性教育」。

在此，我願意轉達北京紀安德（gender）研究所的郭雅琦所長曾經再三鄭重給我的建議：

既然當年的性這個字根本就是舊瓶裝新酒，那麼我們為什麼不乾脆創造一個漢字裡沒有的全新的字？

既然現在的任何漢譯反正都得經過長期的努力推廣，才能被普通人所接受；那麼我們造一個新字，推廣的成本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我再增加一個自己的理由：

既然是中國人自己急需這個概念工具來說話，而不僅僅是為了學習西方，那麼我們就應該把翻譯變成造字。英文裡的sexuality不也是後來才造出來的嗎？大陸通用了55年的大多數簡體字，還不是當年的一些人生造出來的？只不過他們擁有權力，而我們則只能靠自己奮鬥。

我斗膽拋磚引玉：性

它既保留了「性」字的基本形象，又突出了「人」這個主體與主題，還筆劃簡單，不亦樂乎？讀音嘛，當然還是xing（四聲）啦，先在識字的

人裡面推廣啦。

行文至尾，我想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把sexuality翻譯為「全性」，以表示它不僅包括了生物學為主的sex，也包括人文社會方面的諸因素，還包括我們目前還認識不到的一些其他因素。這樣翻譯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可以在後面隨意加上「尾巴」，例如「全性教育」、「全性文化」等等。雖然彆扭一些，但是至少大陸人還是可以明白的。

見笑見笑！歡迎拍磚<sup>5</sup>。（2009年12月6日，2010年6月4日）

---

<sup>5</sup> 大陸網上語言，=批判。